

# 星辰映劲松

■ 邱明

## 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,复兴之源

这是下山村的一幢古屋。楣额上镌刻着“培文馆”三个大字。我将目光投射到门楼两侧的楹联上,书法劲秀,字染青蓝。边款、铃印漫漶。海内塾馆学堂,冠名“培文”者,为数不少,意在“培兰植桂,涵养文脉”。180多年前这座培文馆拔地而起,请来了67岁告老还乡的老翰林巫宜福为之撰题联额:培深特地成嘉树,文烛三霄竝德星。

德星、嘉树,一天一地,一光一露,一青翠。德星喻贤士,嘉树喻栋梁。读书人仕,光宗耀祖,这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核、精神信仰。巫宜福期冀乡梓后代继续走此路,盼嘉树浓荫、德星光耀。然而世事难料,次年甲午战争爆发,大清王朝岌岌乎殆哉。割地赔款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民族危机愈益深重。巫宜福们的期盼顿然飘渺。

然而,一百年后,培文馆出了两位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英烈。

一者陈康容,她1915年出生于缅甸,15岁回国,到厦门集美中学读书,后考入厦门大学,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七·七事变”后受党的派遣,回家乡永定岐岭下山村开展地下斗争。她父亲与姐姐得悉后,写来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信,说如果她不复学或不去南洋,则将父不认女、姐不认妹。在亲情与民族大义间,她毅然选择了后者。

她与当时的闽西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会斋相爱并结婚。在中共岐岭支部书记、“保长”陈荣松安排下,陈康容化名陈容,到培文馆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。陈康容多才多艺,组织活动能力强,建立了岐岭青年抗日同志会和岐岭抗敌后援会;创办了妇女学校,成立了宣传队,自编抗日宣传歌曲,在岐岭展开了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1939年底,永定的斗争形势越来越险峻,陈荣松身份暴露,不得不撤入

金丰大山进行游击斗争,岐岭党组织的工作就落到支部宣传委员陈康容的身上。1940年农历七月十五日,国民党以“通共”之罪疯狂逮捕进步人士。陈荣松紧急通知她撤离上山,陈康容连夜处理手头工作。当收拾好行装准备启程时,保安队已敲开她家大门。陈康容急忙把准备向上级汇报情况的两张小纸片嚼烂,并把手在窗口作为信号的衬衣取下,将6个月的儿子托付给婆婆。

被捕后,敌人严刑拷打,并以剥皮作威胁,逼她说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,陈康容挥笔作答:“青春价无比,团聚何须提;为了申正义,岂惧剥重皮!”1940年农历八月十六,年仅25岁的陈康容被敌人残忍活埋。

二者陈荣松,岐岭下山村万里石人。8岁入塾,10岁到培文馆念书,两年后因家贫失学。1933年参加金丰游击队并任文书,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0月,中央红军长征,革命根据地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摧残,有人失去信心,有人背叛革命。在这危急关头,为扭转不利局面,党派陈荣松到培文馆教书,进行地下活动。1935年冬,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,陈荣松担任岐岭地下党支部书记。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,在恶劣的环境下迅速稳定民心,恢复党和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

敌人疯狂围剿金丰山,实行保甲连坐制,张贴通匪、济匪、窝匪者杀的“十杀令”。把下山村分为两大保,原村住民为十五保,山里移民并村来的为十六保。十六保是下山村支持革命的主要力量,反动派称其为“匪保”。

为保存力量、等待时机,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,1938年,陈荣松受党指派,出面当十六保保长,以保长身份掩护,更好地为党工作。他住在福星楼,好几次敌人进村查保,楼上躲藏着党的同志和游击队员。他不动声色,在楼下设酒行令与国民党官兵巧妙周旋,被同志们趣称为“白皮红心”。

久而久之,敌人起疑,当地土豪恶

霸视他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几次设局要谋杀他,还以开会为借口想拘捕他,陈荣松都机敏地摆脱了。最后由于身份暴露,他不得不进山打游击,在战火中锻炼得更加成熟。

1944年,陈荣松调到闽西的一支革命武装王涛支队工作,参与指挥丰稔战斗。1945年王涛支队与粤东韩江第一支队会师后,他到西路挺进支队任政委,活动于江西寻邬和上杭、武平以及广东的梅县、蕉岭一带。1946年2月,陈荣松带领“西路挺进支队”前往武平象洞参加白石顶战斗,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,时年35岁。

陈康容一个文弱女子,放弃优渥生活,投身革命,慨然就义。为纪念英烈,1944年11月,中共永定县委在金丰大山彭坑村建立了一支游击队,命名为“康容支队”。这支游击队成立后,积极开展反顽自卫斗争,逐渐发展壮大。下山村的父老则以她为傲,在以传统男性血脉为主体的《霞山陈氏族谱》中破例将她载入。她的烈士事迹广为传颂,感动着无数后人。

陈荣松,其名为松,品格如松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把松柏称作嘉树。嘉树,常见诸古人诗句。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”“华堂对嘉树,宿庇含晓清”。嘉树,也是对人的美好品质的赞誉。如果把陈康容喻作闪烁的星辰,那么陈荣松就是参天的劲松。

道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追求。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有道之人,浩然正气,若决江河,沛然莫之能御也。培文馆存世一百多年间,不知有多少青衿学子吟哦过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,能够把精神同化于宇宙、天地、自然之间者有几?能称作嘉树、德星者有几?只有陈康容、陈荣松无愧当之。他们遵循的“道”,是最先进、最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。他们以无畏的英雄气概、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不朽的篇章。

下山村是英雄的村。到下山村,不能不看培文馆。看培文馆,就会读到那副楹联。细吟联文,读懂德星、嘉树的真正含义,就会有豁然开悟的悟觉。

## 文学作品

那沙海长风、天路古堡、关山铁马  
正是你一针见血的读后感

作为天之兵书的标点  
鹰,在西北的正文里勇猛服役  
作为天之戎装的纽扣  
鹰,把持着高风深远的内涵  
仅仅只需一对铁翅,鹰啊  
便能点击厚土,批注蓝天

常常,鹰翅如两张对贴的邮票  
寄一封超重的战书到你檐下  
常常,众鹰于花瓣般群山间翔集  
如蕊  
而坚果全结在你感奋的内心

## 军营

(外一首)

■王发宾

有草原和炊烟  
有大漠和森林还有一架琴  
声音无限地飘动,满天星星聆

听着  
一颗一颗排列着钢铁般的安静  
战士们眨动了一下眼睛  
一个梦,扩展到岁月的中心  
军旗,帽徽,队列  
正在铺开温暖的心灵  
这是新时代的军营  
面对寒冷,战士们敞开  
融化冰雪的胸口  
隆起绿色的纯净

## 军号

这移动山河的声音  
高昂、激荡、持久,铁骨铮铮  
回荡在深远而悠长的天空  
顿时,白云翻滚,整个生命在前进  
水壶、子弹,和手中的武器  
进行一种神秘的运动  
静静地倾听,充满渴望的激情  
一步一步上升  
直到爆发出一阵燃烧的火焰  
将天地染红,最后只留下纯净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从小我就知道,当飞行员的老爸特别爱打篮球。

长大些后我明白了,对于搞飞行的人来说,打篮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绝佳的锻炼活动。一方面,利用瞬息万变的球态练习灵敏度、反应力和爆发力,活动身体,锻炼身体,还可以缓解飞行紧张带来的压力;另一方面,篮球是一项集体运动,一场球让队员们互相熟悉了解对方的性格特点,强化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,提高默契度,这在空中编队飞行作战中非常重要,所以飞行员们都爱打篮球。

上高中时,有一次跟母亲聊天,说到父亲年轻时喜欢打篮球,母亲说,我和你爸就是在篮球场上认识的。

原来父亲热爱篮球,还有另外的内涵。父母的相识相知,比电视剧的情节还精彩。

父亲和母亲是在上高中的时候认识的。那一天是他们全市的中学生男篮联赛,比赛结果是父亲所在的球队大胜夺冠。当父亲和众人队友欢呼拥抱着下场时,他看到人群中有个梳着一对麻花辫的娇小女生正仰头看他。这是我父母的第一次见面。当然,说是“见面”并不太准确,因为他们二人谁也没有说一句话。

父亲和那天在场的大多数师生都不知道,那日在场外观战的,还有来自空军部队的招飞工作人员。他们手上的黑色人造革包里装着全县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名单,还有重点学生的学籍材料,但是,他们更知道,是不是当飞行员的料,靠的不仅是纸面上的学分,更是敏锐的头脑和敏捷的身手。父亲在篮球场上的出色表现,一定是引起了招飞人员的注意。父亲是班长、学校的学生会主席,身体强健,相貌端正,除了球场上的功夫,功课与品操得分也一样漂亮。所以他顺利招飞入选,暑假还没结束就戴着大红花被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地送去了航校。

那一年,父亲17岁。父亲进入航校后学习很紧张,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,被战火洗礼过的共和国保持着严阵以待的警惕性。航校所有学员都没有假期,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学业。父亲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,进入了一支光荣的飞行部队。他的大队长,是名满天下的战斗英雄王海。

父亲在离开家乡5年后,终于获准探亲。回到家乡的父亲去探望恩师。也就是在这次探望中,父亲又见到了那个有着一对麻花辫的女生。女生已经上了大学,她也是利用假期来看望恩师的。于是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式开始了鸿雁传书的恋爱。他们再次相见是5年后。在某飞行基地的篮球场上,父亲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投篮后,看到了站在政委身边的母亲。已是记者的母亲辗转一周,跨越了千山万水才来到部队驻地。这一次他们正式通过了部队的政审,转

# 不负挚爱的蓝天

■张子影

年后结了婚。

父亲热爱篮球的爱好在飞行部队得到了充分发挥——每天飞行结束后从机场回到住地,飞行员们常常会互相招呼着去打一场球。母亲说,父亲是每喊必到。有时,洗衣服洗了一半,或者写信正写到一半,听见有人招呼,他立马两脚踏上军用胶鞋,站起身来就走。不管是酷暑八月还是寒冬腊月,父亲上场时只穿单衣,下场时必定是汗流浹背。再回家时,头上冒着热气,整个人感觉都是红彤彤的。那些年,飞行部队经常举办篮球比赛,只要父亲上场,母亲总要去观战。要是孩子们在家,她会动员我们也去。

后来父亲因工作变化,担任了飞行团团长。父亲所在的这个飞行团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击落敌机38架,荣立集体二等功。在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历史和荣誉的英雄团,父亲无疑工作标准更高,压力更大。他非常忙碌,上场的时间少多了,但是用我母亲的话说,他是忙里偷闲也要保证每周至少打两三场球。

父亲打球穿的运动鞋多半是军用胶鞋,在我人生的前30年间,我没有见过除了军用胶鞋和回力鞋以外的运动鞋。父亲第一双真正意义上的篮球鞋,是他率领飞行员代表队参加军民联欢篮球赛获得的奖品。但不久,那双鞋成了父亲的散步鞋,父亲的腿受了伤,他不打篮球了。

像父亲这样挚爱篮球的人居然不打

球了,这可不一般。

父亲的腿伤究竟是何时落下的,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也曾经看过医生,医生没看出什么,父亲也没有深究。工作忙,加上膝盖不给力,他上球场的时间更少了。不过即使不上场打球,每次团里搞篮球赛,父亲仍然是热情的组织者、积极的裁判员和跃跃欲试的指挥员。我每次假期回家,问候父母的身体时,母亲说,你爸身体还好,就是总说膝盖不舒服,不过只要一上了机场,人又是生龙活虎的。我也知道,每次新机改装或者重大任务,父亲都是带头去飞。所以,父亲腿疼的事情,母亲和我们也一直没有特别在意,觉得不过是多年飞行的后遗症,是肌肉或者关节劳损。

父亲就这样带着他总是疼痛的伤腿又飞了十余年。

按照规定,飞行员到了一定年龄后,就不能再飞行了。那天,母亲对我说,你爸飞了也好,他不飞了,我可以踏实地睡觉了。我点头,嘴上什么都没说,心里却百感交集。这么多年,母亲有个习惯,只要父亲飞行没结束,不管多晚,母亲都不会睡,一直开灯等着。直到父亲飞行结束后打电话回来,母亲才会熄灯躺下。父亲飞了30多年,母亲床头的灯就为父亲亮了30多年。

腾飞让父亲很是不开心,没过几天,他就开始嚷嚷说左腿膝盖疼。看看他的膝盖,又不红又不肿的,而且也没磕碰受伤,怎么会疼呢?可父亲就是说腿疼,母亲被他的诉说弄得有点不耐烦了,就说:是不是不让你飞了,你筋骨不舒服啊!

父亲说,不是,就是腿疼。母亲就和父亲一起去了医院。骨科医生看了X光片后问,你的这个膝盖以前受过伤吧?父亲想了想,恍然大悟般说:对了,有一次跳伞训练,我落地时姿势不好,腿伤过。母亲说:是那次啊,那可快有20年了!

医院很快安排了手术,从父亲膝盖的关节腔里取出了一块小碎骨。

手术结束,我看到医生用镊子夹起一块有半个指甲盖大的白色小碎骨。医生说:看见了吗?就是这东西惹的麻烦。只要腿一活动,碎骨就开始摩擦关节韧带。这么长时间,这小碎骨把病人的韧带和半月板都磨得像破麻袋片一样了。

母亲叹着气说:他停飞了,不能上天了,才想起来腿疼。

医生说,你们为什么到现在才来看?没办法,只能换个人工关节了。我听见医生问,碎骨磨擦关节是很痛苦的,你还飞了那么多年。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

父亲说,平时在地面上走路是觉得疼,打球也不行。但是一上天飞行,注意力都在飞机上,就不觉得了。

那天视频通话时,母亲叹着气说,看看你爸爸,带着这东西还飞了二十几年。

父亲在视频画面的一角露了半张脸,说:这东西闹得我好多多年打不了球。还好,没影响我飞行。

父亲放弃了热爱的篮球,但他没有辜负挚爱的蓝天。



爬冰卧雪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

## 长征

第五三二二期

# 军马“闪电”

■陈武斌 郭海林

对离别,又怎能坦然放下。

11年前,秦辉19岁,“闪电”2岁。那时秦辉还是一名刚到哨所的列兵。那天,哨所里新来了一匹性情暴躁的军马,可当秦辉把手放在它的头上抚摸时,它却突然变得温顺起来。秦辉觉得跟它投缘,便主动请缨担任它的饲养员。“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好呢?”秦辉一边喂着草料一边想。他看到马儿额头的白色印记如同一道闪电,决定就叫它“闪电”。他希望它像闪电一样驰骋沙场。从此,秦辉又多了一位亲密的战友。

日月如梭,不知不觉“闪电”4岁了,秦辉也21岁了,他成为了一名步兵班班长,他们结伴踏上了巡逻路。

那一天,巡逻分队接到命令,前往地

形险峻的门格拉山口执行巡逻任务。时值冬日,当巡逻分队到达山脚下时,发现上山的道路早已被积雪覆盖。寒风呼啸,雪花在战士们面罩上结成冰晶,不时遮挡在眼前,使得这段路充满危险和变数。

“所有人下马,军马走前面,大家拉着马尾巴前进,放慢速度。”连长不得不再次调整队伍,指挥巡逻分队缓慢向山顶进发。眼看目标就在前方,秦辉突然脚底踩空,双腿失去平衡。千钧一发之际,秦辉一把抓住了“闪电”的右后蹄。

“哎……”“闪电”声嘶力竭,被拉着跪了下来,但右腿却没有踉跄正掉在崖边的秦辉。战友闻声赶来营救,将秦辉拉起。

“秦班长,你手流血了,快包扎一

下。”被拉起的秦辉顾不上自己,第一时间蹲到“闪电”面前,发现它的右后腿有一道极深的口子,鲜血一直流到了马蹄。原来,刚才“闪电”的右腿划到了突出的山石,而它为了支撑秦辉,一直忍着坚持着。望着“闪电”的伤口,秦辉流下了眼泪。后来,“闪电”右腿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伤疤,这也成了秦辉心中的伤痕。

如今,秦辉30岁,“闪电”13岁。随着边防条件的改善,军马也逐渐被新式的巡逻工具所取代,“闪电”完成了它的使命,即将退役。

“指导员,我想再带它走一次巡逻路。”翌日,秦辉带着“闪电”最后一次踏上了巡逻路。清晨的阳光照耀着积雪的拉尔锡山脉,宛如一条银龙。蜿蜒的边境线上,秦辉一边走一边细细回想着与“闪电”相处的点点滴滴。哨楼里,界碑前、雪山上,11年陪伴,500余次巡逻……

最是深情难离别。夕阳西下,落日余晖洒向山脊,巡逻分队的身影被拉得狭长。“闪电”长嘶一声,声音在山间久久回荡……